



從《禮拜六》到「園藝專家」的周瘦鵬

「讀人閱史」之六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民初報壇有「一鵬一鶴」之說，「一鵬」指吳門周瘦鵬，「一鶴」指桐鄉嚴獨鶴。周瘦鵬主持《申報》的《自由談》凡二十年，嚴獨鶴主持《新聞報》的《快活林》（後改名為《新園林》），時間更長。當時「自由之鵬」與「快活之鶴」各領風騷，並稱為一時瑜亮。

周瘦鵬（1895-1968）原名祖福，字國賢，蘇州吳縣人，出生於上海，父親是上海招商局的一名職員。六歲時父親因病去世，靠母親為人縫補維持家計。先後就讀於上海儲實兩等小學和老西門民立中學。1912年中學畢業前患病，毛髮脫光，得校長器重，留校任教，為初中英語教師，但他認為教書非其所長，一年後辭去教職。他在中學時代即開始從事寫作，最早的作品是發表於1911年6月出版的《婦女時報》創刊號的短篇小說〈落花怨〉，同年又用筆名「泣紅」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小說月報》上發表了話劇《愛之花》。之後，他開始用瘦鵬的筆名，先後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小說《軍人之戀》，發表在《婦女時報》第7期上，這在中國是比較早的介紹柯南道爾的作品。他也曾翻譯介紹過馬克思論婦女的短文《婦女之原質》，刊登在《婦女時報》第8期上。

1914年6月6日，王鈍根創辦《禮拜六》，至1916年4月29日，滿一百期停刊。周瘦鵬為該周刊的臺柱，創作、翻譯小說甚多。可說前百期的《禮拜六》培養周瘦鵬，也因此讓他走紅文壇；但相對的周瘦鵬也為前百期的《禮拜六》立下不少的汗馬功勞。他在《禮拜六》上，將托爾斯泰、大仲馬、狄更斯、莫泊桑等世界名作家的短篇小說，介紹給中國讀者。1917年他結集出版《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》（其中包括高爾基作品中最早的中譯）。魯迅當時任教育部「通俗教育研究會」小說股主任，在與周作人合擬的評語，稱讚周瘦鵬的翻譯「所選亦多佳作」，「用心頗為懇摯，不僅志在娛悅人之耳目，是為近來譯事之光。」、「當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時，得此一書，俾讀者知所謂哀情慘情外，尚有更純潔之作，則固亦昏夜之微光，雞群之鳴鶴矣。」並由教育部頒發獎狀。

自1920年起，周瘦鵬任《申報》副刊《自由談》編輯，直到1932年底，由黎烈文接編。1921年3月19日，停刊5年的《禮拜六》，復刊了，出到二百期（1923年2月10日）終刊。在前三十幾期，是由王鈍根和周瘦鵬合作編輯的。周瘦鵬晚年在〈閒話禮拜六〉文中曾追憶道：「我是編輯過《禮拜六》的，並經常創作小說和散文，也經常翻譯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說，在《禮拜六》

上發表的。所以我年青時和《禮拜六》有血肉不可分開的關係，是個十足，不折不扣的《禮拜六》派。」而對於當年「文學研究會」對《禮拜六》的攻擊，周瘦鵑在這篇文章中，是有所辯白的。他說：「現在讓我來說說當年《禮拜六》的內容，前後共出版二百期中所刊登的創作小說和雜文等等，大抵是暴露社會的黑暗，軍閥的橫暴，家庭的專制，婚姻的不自由等等，不一定是些鴛鴦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說，並且我還翻譯過許多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說，例如法國大作家巴比斯等的作品，都是很有價值的。其中一部份曾經收入我的《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》，意外地獲得了魯迅先生的贊許。總之《禮拜六》雖不曾高談革命，但也並沒有把誨淫誨盜的作品來毒害讀者。至於鴛鴦蝴蝶派和寫四六句的駢儷文章的，那是以《玉梨魂》出名的徐枕亞一派；《禮拜六》派倒是寫不來的。當然，在二百期《禮拜六》中，未始捉不出幾對鴛鴦、幾隻蝴蝶來，但還不至於滿天亂飛，遍地皆是吧？」據學者范伯群的統計，在二百期的《禮拜六》中，周瘦鵑供稿147期，共發表各類文章152篇，極大多數是短篇小說，其中創作83篇，翻譯69篇。不可謂不多矣。

1921年9月，周瘦鵑主編《半月》雜誌，整整4年，96期。1922年6月，他還創辦個人的小雜誌（六十四開本）《紫蘭花片》，從頭到尾都是他一個人的作品，共出24期，為時兩年。1923年周瘦鵑編《新小說叢書》、《偵探小叢書》、《名家短篇小說集》、《紫羅蘭庵小叢書》、《紫蘭集》等，均由大東書局出版。1925年畢倚虹創辦《上海畫報》，到70期，畢倚虹患病休養，由周瘦鵑接編。出到120期時，畢倚虹亡故，周瘦鵑出《畢倚虹追悼號》。1925年9月，周瘦鵑編《紫葡萄畫報》，共出17期。同年12月改《半月》為《紫羅蘭》，他說：「《半月》結束，《紫羅蘭》繼起，頗思別出機杼，與讀者相見。版式改為20開，為他雜誌所未有。排法亦力求新穎美觀，隨時插入圖案畫與仕女畫，此係效法歐美雜誌，中國雜誌中未之見也。以卷首銅圖地位，改為《紫羅蘭》畫報，以作中堅。圖畫與文字並重，以期盡美，此亦從來雜誌中所未有之偉舉，度亦為讀者所歡迎乎！」《紫羅蘭》一直辦到1930年6月結束，整整4年96期。1943年4月周瘦鵑又復刊《紫羅蘭》，共出18期，至1945年3月結束。張愛玲的〈沉香屑：第一爐香〉和〈沉香屑：第二爐香〉便是發表在復刊的《紫羅蘭》的第二期及第三期的。

1931年，周瘦鵑遷居蘇州，在王長河頭闢「紫蘭小築」，人稱「周家花園」。1932年12月1日，黎烈文接編《申報》副刊《自由談》。陳彬龢在〈我和《申報》〉文中提到他革新《申報》副刊的經過，他說：「我又於副刊方面著手改進，作全面的革新。……因此我寧冒不韙，先將張資平的小說，予以『腰斬』。此時，黎烈文先生適從法國回到上海。他在法國專攻文學，與史先生又有世誼，由史先生提出由黎烈文接替周瘦鵑先生，論人論事，確屬佳選。……黎烈文主編『自由談』後，史先生在商言商，為節省開支，擬將周瘦鵑先生辭退，但我不同意。這因遊戲文章雖不合時宜，而在當年則有助於《申報》的銷路推展，在人情上不應得魚忘筌。重以新舊交替之間，老一輩猶迷戀於舊文學，俳體諧文，看來津津有味，為了銷路，亦應



投其所好，攬住這些老讀者。因此商定另闢一欄，題名『春秋』，請周瘦鵑先生主編，公私兼顧。」周瘦鵑因此往來於蘇州與上海之間，繼續負責《申報》的「春秋」副刊。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佔領租界，周瘦鵑辭去《申報》副刊編務，回到蘇州家中。

也是小報文人的陳蝶衣說：「民國22年（1933年），我在上海創辦《明星日報》，有一個長篇連載章回小說，篇名《沉醉東風》，採取集錦方式，每一回請一位名作家擔任執筆名義，以資號召，而實際上則由我的鄉先輩漱六山房主人張春帆先生（《九尾龜》小說作者）一手包辦。第一回由嚴獨鶴先生出面，第二回輪到周瘦鵑先生，其時瘦鵑先生已退居吳門，過著隱士生活，我便帶著張春帆先生捉刀的《沉醉東風》第二回原稿，乘著火車作了一次蘇州之行，親訪先生於『紫蘭小築』。『紫蘭小築』門上四字榜書，集的是北宋詩人黃庭堅之字，木刻陰文，髹以綠漆。有女傭應門，我道達來意後立即延我進入客廳，然後瘦鵑先生出見，歡然把晤之下我說出了專程拜謁的原因，並呈上了小說原稿，請先生過目。先生認得出春帆先輩的字跡，連聲道好，約略看了一遍，隨即把筆署名，表示允准，接著便引導我參觀園中花木，一一為我指點解釋。首先映入我眼簾的，自然是列於廳外階前的紫羅蘭盆栽，不下十餘盆之多，這是『紫蘭小築』的主花，而我也恰有紫色之癖好，自不免要多幾眼。所以我在懷周瘦鵑先生詩中，有『籠階豔說苦情花』一語。紫羅蘭是維納斯女神眼淚滴下之處所茁長，曾見先生撰文自述，故以『苦情花』為言也。」

晚年周瘦鵑在〈一生低首紫羅蘭〉文中說：「我之與紫羅蘭，不用諱言，自有一段影事，刻骨傾心，達四十餘年之久，還是忘不了；因為伊人的西名是紫羅蘭，我就把紫羅蘭作為伊人的象徵，於是我往年所編的雜誌，就定名為《紫羅蘭》、《紫蘭花片》，我的小品集定名為《紫蘭芽》、《紫蘭小譜》，我的蘇州園居定名為『紫蘭小築』，我的書室定名為『紫羅蘭盒』，更在園子的一角疊石為臺，定名為『紫蘭臺』，每當春秋佳日紫羅蘭開放時，我往往痴坐花前，細細領略它的色香；而四十年來牢嵌在心頭眼底的那個亭亭倩影，彷彿就會從花叢中再冉地湧現出來，給予我以無窮的安慰。……」。

陳蝶衣又說：「除了紫羅蘭『主花』之外，瘦鵑先生與林和靖同有愛梅之癖，園中所見，有『梅丘』又有『梅屋』，種有梅樹甚多，並且種類不一，而先生最寶愛的則是盆栽的『義士梅』。……我拜訪瘦鵑先生是抗戰以前的事，這株『義士梅』尚未歸屬紫羅蘭盒。」

周瘦鵑在〈記義士梅〉文中曾記述得此梅的經過，花了十年的工夫，他說：「……有一天見護龍街的自在廬骨董舖中，陳列著好幾盆老梅，內中有一株，鐵幹虬枝，更見蒼古，似是百年以外物，那時正開著一朵朵單瓣的白梅花，很饒畫意。我一見傾心，亟欲據為己有；誰知一問代價，竟在百金以上，心想平日賣文為活，哪有閒錢買這不急之物，只得知難而退。後來結識了主人趙培德，相見恨晚，常去觀賞骨董，說古論今；有一次偶然談及那株老梅，據說是從山塘五人墓畔得來，培養已好幾年，好似義士們的英魂憑依其上，老而彌健。他見我對於這老

梅關注有加，願意割愛相贈。我因趙君和我一樣有和靖之癖，不願奪人所好，因此婉言辭謝。過了兩年，趙君去世，而老梅卻矯健如常，由一位花丁周耕受培養著，每逢梅花時節，我還是要去觀賞一下。不料『八一三』日寇陷蘇，周的園圃遭劫，他也鬱鬱而死；這老梅輾轉落入上海花販陳某之手；那年年終，和其他盆梅陳列在南京路慈淑大樓之下，將待善價而沽。我得了消息，忙去問價，竟要索一百二十金，這時我恰好給人做了一篇壽序，得潤筆百金，就加上了二十金，把它買了回來。十年心賞之物，終歸我有，有如藏嬌金屋，歡喜無量。」

1946年起，周瘦鵲再度隱居蘇州，閉門研究盆景。他藝花之勤，時時見之於吟詠，例如：

「不事公卿不辱身，翛然物外葆天真；長年甘作花奴隸，先為梅花忙一春。」

「或象螭蟠或虎蹲，陸離光怪古梅根；葦堂經月尊彝供，返璞還真老瓦盆。」

「刪卻枝條隨換土，瓦盆培養莫相輕。殘英霑袖餘香在，似有依依惜別情。」

「養花辛苦有誰知，雨雨風風要護持；但願來春春意足，瑤花重見綴瓊枝。」

這4首七絕，概括他惜花的心事。

1949年後，周瘦鵲留居吳門，初時頗受各方面的尊重。陳毅、周恩來、葉劍英等都前去拜訪。他的「園藝」生涯，被視為「勞動」榜樣，於是他在蒔花種竹之餘暇，抽毫騁思，先後發表有關花草園藝、遊記的散文集《行雲集》、《花花草草》、《花前瑣記》、《花前續記》等。據他在《花前瑣記》一書中透露，他在1950至1954年之間，曾先後參加過在蘇州青年會、拙政園、怡園、文化宮等處舉行的許多次園藝展覽會，因而博得了「園藝專家」的榮譽。甚至還有不少國際友人，每當去往蘇州遊覽之時，也會慕名登門，以一睹周瘦鵲的園藝成就為快。

1965年1月，周瘦鵲應老友花王周之請，為他的《花樹情趣》一書寫了篇序文——〈寫在《花樹情趣》前頭〉，這篇從蘇州寄到香港的文章，成了周瘦鵲的絕筆。原稿後來由花王周送給陳蝶衣，是周瘦鵲集子失收的佚文，今特轉錄如下：「生平愛好花樹，足足有四十年的歷史，簡直已成了痼癖，戒除不掉；因此四十年來，除了結習難忘，有時仍要弄弄筆頭外，幾乎把下半生的時間和心力，全都消耗在栽花種樹這個玩意兒上了。為了愛好花樹，也就愛讀有關花樹的文章，覺得和觀賞奇花嘉樹一樣的津津有味。前年偶然在港報上讀到一篇〈花樹情趣〉的小品文，作者署名『花王周』，很為別緻，我想起了天津的泥人張和北京的烤肉李，就斷定這位朋友跟我倒是五百年前共一家，同樣姓周，而也跟我同樣是愛花的。但他自稱為王，未免狂了一些，像我這麼愛花栽花四十年，自以為是花的奴隸，只敢稱為花奴罷了。後來忽從一位廣東朋友口中得知：花王實在並不是王，在廣東是通稱花工為花王的。但我仍然不知這位愛花的姓周朋友畢竟是誰，好生納悶。有一次忽有一位旅港的老友，從報上剪下了花王周《花樹情趣》的另一篇大作〈周瘦鵲的四盆寶樹〉寄給我；讀了之後，我纔恍然大悟，原來這位花王周，就是三十餘年前在上海跌宕歌臺舞榭間的那位老朋友，真的是久違久違了。他的這篇文章中，提起我當年培植的四盆老樹椿，說是可與蘇州光福鎮司徒廟的清、奇、古、怪四老柏相媲




美；他還在惦記著這四個樹椿是否健在，老實說：我早已記不起來了。現在我的小園地上，卻另有四株盆栽的老柏，也就稱之為清、奇、古、怪，雖是具體而微的冒牌貨，而蒼翠古樸，倒還楚楚可觀；可惜這位老朋友漂泊海外，我可沒法兒讓他欣賞一下啊！

說也奇怪，三十年不見一面，三十年不通一信，而在1964年最後的半個月裡，不知是甚麼好風兒，突然吹來了一封信，而我又恰恰不在家，到得1965年1月7日回到蘇州纔讀到這一封突如其來的信，一時喜出望外，真的如見故人顏色。他除了略述別後情況外，就是報導他的《花樹情趣》已編成專集，準備出版了，要我給他寫一篇序，為他張目。我因為先前只讀過了一二篇，有如雲煙過眼，覺得沒有多少話好說：一連挨呀挨呀的挨了好多天，還是下不了筆，交不了卷。最後怕他望穿了眼，要打起一口南京白來罵山門，只得拉拉扯扯地寫了這麼一篇東西，就濫竽充數，作為序文吧。我回想這位老朋友本來是富於情趣的，三十餘年前的聲音笑貌，歷歷如在目前。他現在雖已老了，料想情趣還是不減當年；而他那枝生花妙筆寫出來的這本《花樹情趣》，也一定是情趣盎然，使人不厭百回讀的。

1965年1月，周瘦鵑寫於紫羅蘭盒第一枝開放的紅梅花畔。」

遺憾的是，周瘦鵑筆下的美滿生活，為時十分短暫，不旋踵間，「紅衛兵」之亂即起，周瘦鵑苦心孤詣培植成功的許多盆景，在昔名之曰「園藝」，此際忽然變為「資產階級的玩意」，而不再是「勞動的果實」。在「紅衛兵」的造反口號之下，不僅園中的花木盡遭摧殘，連帶紫羅蘭盒的歷年藏書，以及文玩書畫之類，也全都焚燬砸爛，蕩為劫灰。至於周瘦鵑命脈所繫、最為心愛的紫羅蘭花，自然也同罹浩劫，無一倖免。殫數十年精力培養孕育的名卉珍木，轉瞬之間化為烏有還不算，甚至一本國際友人到來參觀的《嘉賓題名錄》，也被指為罪證，因而遭遇了殘酷的清算。

在1968年8月12日那個悶熱得透不過氣來的深夜，周瘦鵑不堪再忍受無止盡的凌辱與摧殘，他在花園中徘徊半夜之後，摸到了花園中央那口無沿井的旁邊。他沿井坐下，兩腳懸入井內，他百感千迴地坐了好久，末了，他雙手將身體撐起，向前挪動，眼一閉，手一鬆……他投井身亡，做了懷沙自沉的現代屈大夫。「花落人亡兩不知」，愛花成痴的周瘦鵑，終於與花同殉了，年74歲。在香港的陳蝶衣聞知周瘦鵑的死訊，寫下〈悼周瘦鵑前輩〉中說：「偶因邀約醉東風，旨奧知猶究未窮。只道言行尤悔寡，豈應酷恨茹銜同。逞兇直是逢簽爪，納訟何嘗見銛箭。料也曾拼啼血盡，籠階滴遍紫蘭叢。」

延伸閱讀

- 周瘦鵑著（1999）。紫蘭憶語。[吳縣]：古吳軒出版社。
- 周瘦鵑著；范伯群，范紫江主編（1996）。哀情鉅子周瘦鵑代表作。南京市：江蘇文藝出版社。
- 周瘦鵑著（1983）。拈花集。上海市：上海文化出版社。